

鄆陵縣志卷十六

金石志

漢

豫州從事尹宙碑

隸書 六年四月 熹平

碑高六尺闊二尺八寸厚六寸字徑一寸二分額字徑二寸二分額上正中有一圓孔穿透約三寸大孔右有從銘二篆字自孔處起直下十六字有斜裂紋今存文廟

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迺迄于周世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吉甫相周宣勛功有章文則作頌武襄獫狁二子著詩列于風雅及其元孫言多世事景玉載在史典秦兼天下侵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一

開封新豫印局所承印

暴大族支判流僊或居山川或徙趙地漢興以山川爲潁川分趙地爲鉅鹿故子心騰于楊縣致位執金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潁川者家于僞陵克繼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元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篤親于九族恂恂于鄉黨交朋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正色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爲榮卑官不以爲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京夏歸德宰司嘉焉年六十有二遭離寢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于是論功敘實宜勒金石迺作銘曰於鑠明德于我尹君龜銀之冑奕世載勛

綱紀本朝優劣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
當漸鴻羽爲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卽幽昏
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碑陰

元皇慶三年敕諭李警撰涪川王克謹書丹

忠顯校尉汴梁路鄆陵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
事阿八赤自皇慶元年正月二十有四日下車蒞事欽奉詔書
追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立石頌官所以彰聖恩重名教
也公因物色碑材得片石于涪川蓋東漢熹平六年故豫州從
事尹君諱宙者之碑也公捐已俸購石輦來鄆頌命匠刮磨將
舍舊而新之旣而幡然改曰碑歷一千二百餘年故物舉一廢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二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一有所弗忍遂議更以新石併舊石附立廟廡于以見公好古
尙賢成此美事鄆之士民咸頌公德爲之辭曰仁哉忠顯治績
在鄆事師古始德崇哲先更新修廢二美得全寫之琬琰以永
其傳

豫州從事尹宙碑豫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
豫州也 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周景王之世漢
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
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河東
郡自有楊縣又鉅鹿之鹿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

之誤

金石文
字記

按姓譜尹與伊衡皆本伊尹故云出自有殷也嵇高詩註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銘云位不福德壽不隨仁福解作副按福音富與從示者不同壽字隸法亦少異于婁壽張壽諸碑夫漢碑莫備于隸釋而失載豈物之顯晦固有時也歟

金石錄補

碑所述尹氏尹少昊之子封尹城又師尹以官爲氏此以官爲氏者舉其先世二人日言多子心子心名賞前漢酷吏也碑有云支判流僂流僂者流遷也子孫遷移于三川趙地也家于僂陵僂字去邑從人前漢書僂陵師古註僂音假本從人後漢書作僂陵觀碑知後漢時仍作僂寫今范史乃俗學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三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傳改之誤也銀艾相繼者銀章青綬所謂銀青也亦有云艾綬銀章者以青綬之色有似于艾葉古人用字之藻采也立朝正色綱紀本朝指郡稱朝非朝廷也碑首題從銘二篆字近右方中有穿與從銘二字並此又題額之變從字不可知義余觀漢碑非墓碣則無穿中禮器出穀校官白石神君百石卒史等是也衡方景君武榮鄭固諸碑皆有穿中所以下繹懸棺者此碑雖不言葬額有穿中亦墓碑也

金石遺文錄

金石文字記云豫字磨滅以其言本州知爲豫州今碑甚完好無一字磨滅惟云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楊令州辟從事而已無豫字也或亭林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

爲磨滅耳

辨隸

顧甯人以鉅鹿之鹿不當從金顧南原云廣韻言鉅鹿郡名漢書只作鹿甯人謂不當從金非也又甯人以位不福德福字爲副字之誤南原云福與副同廣韻福衣一福也今作副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其字從衣俗本史記譌作福魏上尊號奏以福四海欣戴之望副亦作福

虛舟題跋

甯以州辟爲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蓋卽指州治爲朝

漢唐人皆如此宋以後不敢爲此語矣

讀埭亭集

碑額殘缺止餘從銘二字分二行篆書在穿之右吳山夫金石文存曰篆額二行今但存其下從銘二字君歷官至從事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四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而卒疑其額必題漢故某州從事尹府君銘十字今其上八字破壞不存故揭工但傳其下二字也方綱按金石文字記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州也蓋其額當云漢故豫州從事尹君之銘或曰尹君碑銘未可定也金石文字記作豫州從事尹宙碑金石文存作漢從事尹宙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作州從事尹宙碑蓋諸家皆未嘗見元皇慶三年一碑耳今附載于後其碑云忠顯校尉汴梁路鄆陵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阿八赤自皇慶元年正月二十有四日下車蒞事欽奉詔書追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立石潁宮所以彰聖恩重名教也公因物色碑材得片石

于洧川蓋東漢熹平六年故豫州從事尹君諱宙者之碑也
公捐已俸購石輦來鄢類命匠刮磨將舍舊而新之既而幡
然改曰碑歷一千二百餘年故物舉一廢一有所弗忍遂議
更以新石併舊石附立廟廡于以見公好古尙賢成此美事
鄢之士民咸頌公德爲之辭曰仁哉忠顯治績在鄢事師古
始德崇哲先更新修廢二美得全寫之琬炎以永其傳皇慶
三年春正月望日立石鄢陵縣儒學教諭李警撰古洧歲寒
野人王克讓書丹按是碑記重立尹宙碑事明言其爲豫州
從事可見元皇慶移置學宮時其額尙完也 碑立於熹平
六年四月金石文字記以爲四年誤 碑以僞爲遷以僞爲

鄢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五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鄢以穎爲穎助力有章句驗石是力字諸家並作功誤也顧
氏文字記又以僞作遷又抄寫之訛 鉅鑣郡鑣字廣韻注
云案漢書只作鹿是漢書省作鹿非鑣之加金也顧氏所校
刊廣韻本亦如此 兩漢金石記

碑云君東平相之元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
令之元子稱曾稱元而去孫字亦舛例也云秦兼天下侵暴
大族或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爲穎川分趙地爲鉅
鑣按史記秦莊襄王元年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
川郡始皇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
爲郡命曰穎川穎川之與三川非一地矣漢初改三川爲河

南郡而潁川則承秦舊未嘗以三川爲潁川也秦滅趙置邯鄲郡及鉅鹿郡亦非漢初所分作碑者殆誤矣金石文字記謂鉅鹿之鹿不當從金然廣韻明言鉅鹿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鹿伯魏祐北史有鉅鹿郡守元道龍顧氏特未詳

考爾

潛研堂金石跋尾

文首云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然證以漢書古今人表堯師尹壽則其世系所自遠矣而碑尙不無所遺蓋譜學難明如此又碑云位不福德顧亭林謂福亦副之誤不知福卽副本字匡謬正俗文已詳言之然則福非誤也惟顧氏所指鉅鹿之鹿不當從金案玉篇鉅鹿俗作鐺蓋由漢人亦未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六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能免此此伯嗜刊正之功所爲不可以已與

授堂金石跋

春秋遂滅偃陽疏云左氏經作偃字音福目反

詩小雅采芣云邪幅在下

毛傳云幅偃也所以自偃束也

一音逼近之通釋文云偃音福惠棟曰案古

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案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本古敷字今亦讀作副

古石瑗珩

漢故民吳仲山碑

熹平元年放載在鄆陵縣故錄之以備攷

熹平元年

年

十二月上旬吳公仲山少立名迹約

約身身剛

彫已簞房

度

燕變

爲不

不貪吐仕

進隱匿

世

間府縣請名未

曾闕

窺

城甯鮮貧苦不豫爛

爛

滂

滂

兄弟三人

榮

居其中

央事

長

接秀出入務教詳元少不幸棄在早亡坤蓋載几十有

長年壽未究而遭禍禍央子孫飲泣泣呼招不能還與立

彌爾憾憾慙慙奈何何惟公德美布惠州里遠近假求不不

言燕有春秋字勳字給與燕已不逆人意率導化理市連庭名

佑渠斷禽空空考考功收禮禮遺遺孤孤皆皆置置門門專專先亡為為堊

非秀弱娶婦受恩者無無助助不不崩悲嗟效筋筋報報社里其

恩捐捐為施豈誰照矣公本有三息遺孤孤二庄無分分少德

父有余除除財財財東西南北北不崩起樓樓為高高鴈鴈總總觀觀萊萊

色園諸邂逅微微微傍傍侯侯衆不及大大殤殤慙亡父

熹熹匪匪夙夜夜如如有有罔罔勢勢缺缺賴賴藥藥蓋蓋裸裸神神零零有有知知

鄢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七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水徂挺夏夏夏焉焉矣矣子孫萬歲歲歲碑碑中中古古字字及及通通借借字字皆

高明明以以俟俟釋釋出出不不可可識識者者仍仍缺缺之

宋趙明誠金石錄跋右漢吳公碑其額題漢故民吳公之碑

碑云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吳公仲山其他刻畫完好如新

文詞頗拙陋書亦怪而不工然漢時石刻存者漸少而此碑

特完故錄之以資博覽 宋洪适隸釋跋右漢故民吳公碑

隸額宣和中知鄢陵縣穆延年得之於民間碑无其名仲山

其字也靈帝熹平元年立漢之仕者沒有遺愛其州縣之民

為之采石鑱銘則自稱曰故民吳公匿迹韜光不答聘召作

碑者體其謙晦之操故以民稱之所謂故民者物故之民也

其字畫譎怪兼有篆筆憲者人知其爲憂懼者若彌非彌疆

非疆蓋其甚異者

碑以禍災爲禍殃刻爲何憐爲瞻零爲靈闕卽窺字義卽弄字地卽以字連卽庭字

孫宗鑑東臯雜錄余喜畜三代秦漢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惟潛于長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翼州從事章表亦其次也近鄆陵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隸辨額題六隸字爲二行碑式云有穿穿在八九行之中文十三行行二十一字後餘數行施志中州金石攷碑在鄆陵金石志載入闕鄉非

唐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八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文範先生陳君碑

訪碑錄漢文範先生陳君碑裴延休撰文在鄆陵廟內施志云碑亡

段沙彌敬造阿彌碑

維大唐垂拱四年歲次戊子四月戊子朔八日乙未太州仙掌

縣長從段沙彌高宗天皇大帝皇太后皇帝皇后下爲一切含

靈敬造神碑一區并鐫廿阿彌

以上碑陽其餘所刻八姓名均不載

大唐肅國

元年歲口口九⑤鶻首四⑥丁丑秦州仙掌縣長從人段沙彌

奉爲高宗祚皇大帝聖母神皇帝皇帝皇后伏爲所生父母羣

公百辟普爲法界蒼生敬造義堂一所及碑一區僞銘

并序

若

夫濟濡沫之鱗者口水超溟漲之劫救焚如之喝者羽籥何飛
廉之務何者將隕之喝無所假烈風欲朽之鱗不口須波駭則
夫羽籥可存垂朽升水可躍將枯口迺義井義堂當途當要有
涼臺以清暑有口醴以司寒遭離毒疫之徒此焉遊憩生死而
穴骨者其在茲乎夫以朱陽氣節交景煇熙燎口焦口口金鑠
石修塗遼曼征夫懷灼爛之煩行邁夷遊士子弊鬱蒸之慘無
陽以憩豈所口生實賴口施之英急難之秀口茲迴路置義堂
延喝伍於涼臺引口徒於寒水便是重昏夜燭火定口涼義井
類於衢樽義堂同乎方丈縱陟龍門之阪口此非榮空昇闕里
之堂曾何足喜義堂主段沙彌楊懷信陳惠若或宏農望族穎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九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郡酋豪並宿植元機竟然利日卽於其所口起菩提建千②之
神口開四八之靈相既鐫貞琬迺勒撰文誘引羣生津梁萬品
旁滴甘露俯道濛口口仰者永悟寂門歸依者常據了義方今
繼口先志綱紀乾坤道口震園德光口口肅造爪口財成萬物
盈虛②③吐納陰陽下口②用而不知瞻仰者謂明堂口也此
所口口④聚二口龍口漢魏揖讓之都晉楚周旋之地奧區形
勝其可殫言豈則口口已邈微口如口々々口口俄口激於猴
江顯顯義堂亦連規於偽室義風標舉掃万里以馳聲仁心熏
揚洞四溟而流譽口口曰 四生有欲六翳相乘口口錯峙
口水飛騰彼岸難陟塵勞易昇卷氛拯溺而其俟能一其大雄誕

質顯矣能仁斷邪歸正咸與維新毒樹圖剪暗井先堙長開覺

路廣口良因_{二其}能林口滅變樹潛隆西宏偽化東開遺風十纏

元解九結攸空昭茲福慧景燭昏蒙_{三其}稽諸九聖道口神皇財

成爪塞口口陰陽握持_②_③制作明堂應山獻壽溫口呈祥_{四其}

潁川具岫代有其人口舟慕李喜馭榮荀鍾翰重魏唐烈挫秦

望_④思許占○識陳_{五其}爰爰潯暑鑠石流金熙熙廣口欲憩無

陰征途永歎遊士長吟罕逢冰室空軫梅林_{六其}義堂口口口水

遠迤口塗戾止行李口曦口飛凍醴露酒禪枝卽登壽域迺出

陆危_{刻以上碑陰其餘所刻人姓名均不載}

道光二十年辛丑趙茂才化龍爲予言邑西十里彌陀寺有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一〇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唐碑余往訪焉碑高四尺寬二尺碑首鑿龕刻阿彌像空隙處鐫人姓名而皆冠以佛弟子碑首行題云維大唐垂拱四年歲次戊子四月戊子朔八日乙未太州仙掌縣長從段沙彌高宗天皇大帝皇太后皇帝皇后下爲一切含靈敬造神碑一區並鐫廿阿彌以後排列時人姓名凡十一層每層二十八行按通鑑大目錄云垂拱四年四月朔戊子又按新唐書地理志云垂拱元年改華陰曰仙掌垂拱二年避武氏諱改華州曰泰州碑所著正與史合復視碑陰上截刻阿彌像刻人姓名與正面無異下節卽義堂銘也首行題云大唐載初元年九月鶉首四日丁丑按新唐書則天本紀載初元年

九月壬午改元天授改國號周而是碑刻於九月丁丑故猶著載初之年大唐之號也此下敍銘詞尙雅飭而字有肅肅季①②兩字等字按通鑑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肅爲載國爲初季爲年③爲月④爲日兩字爲天聖爲地○爲星是年正月頒之天下而是碑卽用之亦可爲奉行恐後者矣

造像幢題名

邑西南十五里大聖寺佛殿中有石幢四面鑿龕十二每龕刻佛像一其空隙處鐫造像人姓氏字多剝落其可辨識者曰像主慶元像主荀行忠像主許口保像主韓待封像主郎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一一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嘉瑩像主口遊巖人名之下或云爲亡父母或云爲亡父母見在妻合家供養或云女大娘女二娘合家供養文雖不同均奉佛以祈福利者也石不著歲月而詳其文義當是魏齊及唐人所爲故附著於此

唐故陳公初墓誌銘

唐故解縣令崔公觀墓誌銘

祕書省校書郎崔錡撰

宋

醉翁亭記

施志宋蘇軾書明高拱刻在鄆陵劉氏家廟有趙孟頫宋廣吳寬沈周文彭高拱劉巡劉漢葵劉佑諸跋 趙孟頫跋此

宋學士東坡蘇公之筆也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爲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悉無之想爲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災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坡公書太肥而公卻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裏鍼余觀此帖瀟灑縱橫雖肥而無墨豬之狀外柔內剛眞所謂綿裏鍼也夫有志於書法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爲草草 宋廣跋此帖有趙松雪跋語爲東坡翁眞筆無疑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 吳

寬跋蘇文忠書早師顏魯公嘗大書醉翁亭記刻石尙不改魯公家法晚喜李北海書則稍去圭角變爲圓熟舊時剛方筆仗不能盡脫此復書亭記眞行草相間別有一種奇逸予學公書多年故考其淵源特爲贊歎予書得其彷彿實隸公之下不勝慙惶云 沈周跋蘇氏父子兄弟皆遊歐公門下故東坡樂書此記亦歐公平生得意之文趙松雪觀此書云長一倍書法昌裔亦號名能書二公品裁可信可寶 文彭跋右蘇文忠公草書醉翁亭記後有趙文敏宋昌裔吳文定沈石田諸公題識其爲眞跡無疑然筆畫奇逸殊不類其平日所書舊常見東坡雜帖中有雲缺月駛舟行岸移八字公

自題云此書真似楊風子蓋楊少師書宋初極重而傳世甚少豈公常愛而學之耶此記筆法大與八字相類亦足爲一驗也昔子由題懷素自敘云予兄和仲特善行草惜不令其一見然則公蓋嘗留心於草聖者特世少見耳大抵人品既高下筆自然不同昔杜祁公楷書方嚴而晚乃以草聖見稱蓋高人韻士胸中無所不有不可以一律論也中元師相命彭摹刻上石以見東坡草聖之妙敬題其後 高拱跋此卷得之鈞陽徐穎南氏穎南告予曰一老傭入徽府拾此塗泥踐踏中祚以豆數斗易得予聞而悲之荆山之璧遇識者千金不易也而顧棄之塗泥卽幸脫塗泥也亦纔易豆數斗耳

此公負絕世之才時不能用且遭摘陷垂死者屢塗泥孰甚焉晚雖召還竟不大用以殂亦易豆數斗而已矣傷哉然此卷至今存予猶得以寶之亦未爲不遇也而此公已不可作乃尙不如此卷之遇然則當時君相豈不皆卞和也哉 王世貞弇州山人藁跋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結法適美氣韻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蘇長公惟渴筆一二得似耳豈公沒後王逸老筆耶或陸務觀張溫甫輩戲筆耶 劉巡跋天地自然之文如雲則變態水則興波千奇萬怪望不可窮貌不可似夫孰使之然耶風也風氣也蘇公固養浩然者其字真行草相閒妙參雲水豈可以常體

拘之哉中元相公寶之命巡永之石久矣乃至隆慶五年秋三橋文子以考績如京摩勒得人而善刻吳生應祈者適至自武昌巡因細加校刻不兩月而成揆之於數似非偶然也

趙涵石墨鐫華此新鄭公得之徽廢邸者公命摹刻摹者文壽承故能縱橫自如字字不失真態其真蹟一入江陵再入大同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爲不似公書公沒後有王逸老者自欲出懷素上或是其筆又或陸務觀張溫甫輩戲爲之后又云渴筆縱筆拂策磔掠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爲公興到書則又不類又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啟南吳原博跋是入石時壽承作此技倆無一真者當盡

割去之以備一家余蓄有此帖亦時展玩其中無一筆類長公者但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宋習卻勝長公何不自顯姓名而署長公耶殆不可曉然謂或爲長公興到筆則斷無此理也諸跋非真亦似有據第無從證之 周亮工櫟園書影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搨今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真跡爲士人白麟摹寫贋本甚衆往往得厚值今予鄉鄆陵石搨在劉氏者後有新鄭高相國跋定是白麟臨本 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鄆陵有刻本吾家司寇所摹也人疑其贋又有知其爲鍾生所臨者墨蹟在劉相公家然予過

定州看雪浪石壁閒嵌殘碑乃草書中山松醪賦語筆與此同按坡公嘗鈔書一書每爲一體則忽作顛張醉素何可遽謂必無其字畫輕重不一重則稜角森然又顏法也 劉漢藜跋是卷爲高文襄所寶先太王父水山公實董摹勒石出內府瑩然可愛藏予家八十餘載矣鼎革之際兵火屢經他物皆付灰燼而此石獨得無恙乙酉歲先太守避亂歸里檢閱僅少其一摻之鄰舍有爲擣衣帖者幸亦不損得非有鬼神呵護之乎辛卯七夕識 劉佑跋先南康以風雅擅譽中原故文襄以是卷屬爲校勒遂畀歸歷世有五佑生也晚猶得見於兵火之餘亦幸矣辛卯秋題 劉青藜金石續錄此

書體兼真行草策勒波磔無一筆似長公王元美疑其非真信然此記爲文壽承摹刻乃高新鄭所得徽廢邸本也 錢大昕金石文字跋尾東坡醉翁亭記豪縱不類平日所作或疑是涪翁不知涪翁書正從老坡出也公嘗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卽論書奚獨不然善相馬者妙在牝牡驪黃之外否則圉人厠吏優爲之矣據王宇泰跋則明時已有真贋二本新鄭所藏是贋本卻有松雪諸人跋而此無之以真跋輔贋本亦骨董家作僞之長技然珠在而櫝去庸何傷

中嶽廟石碣

右碣在邑西二十里趙寨中峯寺文云大宋元祐二年丙寅

創建中嶽廟餘皆修廟人姓氏按續通鑑元祐二年丁卯碣作丙寅誤也

中峯寺石碣

右碣在趙寨中峯寺文云大宋元祐戊辰四年天甯寺下中峯寺僧福壽號南山因見古蹟遇緣化道努力焚修按續通鑑元祐四年己巳碣作戊辰誤

金

顯慶院勅牒碑

城西十里顯慶院中有金大定二年勅牒碑上截刻禮部牒文式中有云開封府鄆陵縣據當縣柏梁橋院僧智深與師

鄆陵縣志

卷十六 金石志

一六

開封新豫印刷所承印

兄僧智彥智元並小師宗安告於當縣云云乃請牒之由也下截記裝塑菩薩及刻斯牒之故次敘凡鄙不足言文末書大定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三月日住持僧宗淨立石按續通鑑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也歲在甲辰碑所書與通鑑合

太清觀石碣

余初讀哲次齋集卽知邑南馬欄鎮有金代石碣存焉顧以過往匆匆未暇考也至昭陽大荒落之歲余兩詣其地始訪得之碣縱一尺三寸橫一尺九寸共二百一十五字嵌東嶽行宮廟壁間前十行字體或行或楷或細或大序道士王端

清住持是廟之由並奉勅特賜太清觀牒之式乃官文書體也中一行書大定三年正月日令史向昇主事安十四字中鈐尙書禮部之印後五行並列頭銜有云朝請大夫行太常丞權員外郎劉者有云中憲大夫行員外郎李者有云郎中侍郎者有云正奉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王者考金史王競傳天德初轉翰林侍制改太常卿拜禮部尙書大定二年改創五龍車兼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四年卒於官則此結銜爲安陽王無競無疑也無競善草隸工大字茲所載部牒諸大字皆遒勁完善豈其筆耶末書大定乙酉重五日許州管內都道正知教門公事王端清

吉祥院石碣

吉祥院勅牒石刻今存院內首行云尙書禮部牒吉祥院以後小字四行大字三行敘僧人江壽請牒之由及禮部牒文之式又一行書大定四年貳月○○貳日令史向昇主事安等字中鈐一方印又後列銜五人奉議大夫行太常博士權員外郎劉中散大夫行員外郎李宣威將軍郎中耶律皆氏而不名又侍郎下無氏又末行正奉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